

宋元學案

上海文瑞樓印行

荆公新學略表

王安石

子雱

廬陵門人

龔原

鄒浩

別為陳鄒諸儒學案

沈躬行

別見周許

王無咎

晏防

陸佃

子宰

孫游

呂希哲

別為蔡陽學案

汪澥

鄭俠

蔡肇

陳祥道

弟陽

許允成

別呂惠卿

蔡京

蔡下

林希

蹇序辰

父周輔

馬希孟

方慤

孟厚 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王昭禹

鄭宗顏

耿南仲

王安中

並為新學者

李純甫

別為屏山鳴道集說書
王學餘派

元孫厚之 別見象山學案

王安禮

王安國

並荆公弟

曾鞏

別見廬陵學案

孫侔

並荆公講友

宋保國

荆公學侶

蘇氏蜀學表

蘇洵

廬陵學侶

子軾

孫邁

孫造

孫過

從孫元老

張浚別為趙張諸儒學案

黃庭堅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晁補之

李植

父中行

秦觀

張耒

李廌

王鞏

李之儀別見高平學案

孫頤別見高平學案

孫勵別見高平學案

蔡肇 別見荆公新學畧

李格非

孫遒

孫道

孫遜

蘇友龍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賴瀆續傳

張耒

見上東坡門人

鍾鼎

鍾鼎

李純甫

別為屏山鳴道集說畧

蘇學餘派

家勤國

附師劉巨

子愿

家安國

家定國

並二蘇講友

呂陶

東坡同

李之純

從弟之儀 別見高平學案

穎濱同調

任政

子伯雨

孫象先

曾孫盡言

附兄質言

孫申先

任汲

並老泉講友

五世孫希夷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卷九十八

慈谿馮雲濠

鄞縣全祖望補本

鄞縣王梓材校刊

道州何紹基

荆公新學畧

祖望謹案荆公淮南雜說初出見者以為孟子老泉文初出見者以為荀子已而聚訟大起三經新義累數十年而始廢而蜀學亦遂為敵國上下學案者不可不窮其本末也且荆公欲明聖學而雜於禪蘇氏出于縱橫之學而亦雜于禪甚矣西竺之能張其軍也述荆公新學畧及蜀學畧

梓材案是條序錄兼蜀學而言之謝山以其並為雜學故列之學案之後別謂之學畧云

廬陵門人

文公王臨川先生安石

王安石字介甫臨川人蚤有盛名舉進士高第簽書淮南節度判官召試館職固辭知鄞縣三日一治縣事起堤堰決陂塘為水陸之利貸穀于民立息以償俸新陳相易邑人便之通判舒州以文潞公薦再召試為群牧判官出知常州提點江東刑獄人為三司度支判官獻書萬餘言極陳當世之務除直集賢院累辭不獲命始就職除同修起居注固辭遂除知制

誥神宗即位除知江寧府召為翰林學士未幾參知政事先生既執政設制置三司條例司與知樞密院陳升之同領之而青苗免役市易保甲等法相繼興矣自變法以來御史中丞呂誨等力請罷條例司并青苗等法諫官孫莘老覺李公擇常胡完夫宗愈御史張天祺載王子韶陳古靈襄程明道顏皆論安石變法非是以次罷去前宰相韓魏公琦亦上疏論青苗之害先生稱疾求分司不許三年拜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知制誥其徒呂惠卿修撰經義先生提舉王韶取熙河洮岷疊宕等州先生率群臣入賀神宗解玉帶賜之以旌其功慈聖光獻皇后宣仁聖烈皇后聞見神宗流涕言新法之不便者且言王安石亂天下神宗亦流涕退命先生裁損之先生重為解乃已七年神宗以久旱益疑新法之不便遂以吏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明年復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初呂惠卿為先生所知驟引至執政洎先生再相苟可以中先生無不為也會先生子雱卒先生以奉祠以使相為集禧觀使封舒國公又辭使相乃以左僕射為觀文殿大學士元豐三年改封荆國公退居金陵始悔恨為惠卿所誤哲宗即位拜司空明年卒贈太傅紹聖初謚曰文配享神宗廟庭崇寧二年配享文宣王廟靖康元年停文宣王配享列於從祀後又罷配享神宗廟而奪其封爵初先生提舉修撰經義訓釋詩書周官既成頒之學官天下號曰新義

公著有臨川集一百卷後集八十卷易義二十卷洪範傳一卷詩經新義三十卷左傳

晚歲

為字說二十四卷學者爭傳習之且以經試于有司必宗其說少異輒不中程先生性強忤遇事無可否自信所見執意不回至議變法而在廷交執不可先生傳經義出己意辯論輒數百言眾皆不能詘甚者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卹罷謫中外老成人幾盡多用門下儼慧少年久之以旱引去洎復相歲餘罷終神宗世八年不復召而恩顧不久衰云

參東都事略

祖望謹案靖康間以龜山言不當配享乃降安石于從祀紹興六年張魏公獨相以陳公輔言禁臨川學乾道五年魏元履請去荆公父子不果淳熙四年趙粹中又言之上以輔臣之言謂前後毀譽雖不同其文章終不可掩但去王雱而議升范歐馬蘇亦不果

臨川文集

仁義禮信天下之達道而王霸之所同也夫王之與霸其所以用者則同而其所以名者則異何也蓋其心異而已矣其心異則其事異其事異則其功異其功異則其名不得不異也王者之道其心非有求於天下也所以為仁義禮信者以為吾所當為而已矣以仁義禮信修其身而移之政則天下莫不化之也是故王者之治知為之于此不知求之于彼而彼固已化矣霸者之道則不然其心未嘗仁也而惠天下惡其不仁於是示之以仁其心未嘗義也而惠天下惡其不義於是示之以義其于禮信亦若是而已矣是故霸者之心為利而假

王者之道以示其所欲其有為也唯恐民之不見而天下之不聞也故曰其心異也齊桓公
劫于曹沫之刃而許歸其地夫欲歸其地者非吾之心也許之者免死而已由王者之道則
勿歸焉可也而桓公必歸之地晉文公伐原約三日而退三日而原不降由王者之道則雖
待其降焉可也而文公必退其師蓋欲其信示于民者也凡所為仁義禮亦無以異于此矣
故曰其事異也王者之大若天地然天地無所勞于萬物而萬物各得其性萬物雖得其性
而莫知其為天地之功也王者無所勞于天下而天下各得其治雖得其治然而莫知其為
王者之德也霸者之道則不然若世之惠人耳寒而與之衣饑而與之食民雖知吾之惠而
吾之惠亦不能及夫廣也故曰其功異也夫王霸之道則異矣其用至誠以求其利而天下
與之故王者之道雖不求利之所歸霸者之道不主于利然不假王者之事以接天下則天
下孰與之哉 王霸論

性情一也世有論者曰性善情惡是徒識性情之名而不知性情之實也喜怒哀樂好惡欲
未發于外而存于心在也喜怒哀樂好惡欲發于外而見于行情也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
用故吾曰性情一也彼曰性善無它是嘗讀孟子之書而未嘗求孟子之意耳彼曰情惡無
它是有見于天下之以此七者而入于惡而不知七者之出于性耳故此七者人生而有
之接于物而後動焉動而當于理則聖也賢也不當于理則小人也彼徒有見于情之發于

外者為外物之所累而遂入于惡也因曰情惡也害性者情也是曾不察于情之發于外而為外物之所感而遂入于善者乎蓋君子養性之善故情亦善小人養性之惡故情亦惡故君子之所以為君子莫非情也小人之所以為小人莫非情也彼論之失者以其求性於君子求情于小人耳自其所謂情者莫非喜怒哀樂好惡欲也舜之聖也象喜亦喜使舜當喜而不喜則豈足以為舜乎文王之聖也王赫斯怒當怒而不怒則豈足以為文王乎舉此二者而明之則其餘可知矣如其廢情則性雖善何以自明哉誠如今論者之說無情者善則是若木石者尚矣是以知性情之相須猶弓矢之相待而用若夫善惡則猶中與不中也曰然則性有惡乎曰孟子曰養其大體為大人養其小體為小人揚子曰人之性善惡混是知性可以為惡也

性情論

世之論者曰惠者輕與勇者輕死臨財而不訾臨難而不避者聖人之所取而君子之行也吾曰不然惠者重與勇者重死臨財而不訾臨難而不避者聖人之所疾而小人之行也故所謂君子之行有二焉其未發也慎而已矣其既發也義而已矣慎則待義而後決義則待宜而後動蓋不苟而已也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言動者賢不肖之所以分不可以苟耳是以君子之動苟得已則斯靜矣故于義有可以不與不死之道而必與必死者雖眾人之所謂難能而君子未必善也於義有可與可死之道而不與不死者雖眾人之所謂易出而

君子未必非也是故尚難而賤易者小人之行也無難無易而惟義之是者君子之行也傳曰義者天下之制也制行而不以義雖出乎聖人所不能亦歸于小人而已矣季路之為人可謂賢也而孔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夫孔子之行惟義之是而子路過之是過于義也為行而過于義宜乎孔子之無取于其材也勇過于義孔子不取則惠之過于義亦可知矣孟子曰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蓋君子之動必于義無所疑而後發苟有疑焉斯無動也語曰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君子之行當慎處于善耳而世有言孟子者曰孟子之文傳之者有所誤也孟子之意當曰無與傷惠無死傷勇焉呼蓋亦勿思而已矣

勇惠論

仁者聖之次也知者仁之次也未有仁而不知者也未有知而不仁者也然則何知仁之別哉以其所以得仁者異也仁吾所有也臨行而不思臨言而不擇發之于事而無不當于仁也此仁者之事也仁吾所未有也吾能知其為仁也臨行而思臨言而擇發之于事而無不當于仁也此知者之事也其所以得仁則異矣及其為仁則一也孔子曰仁者靜知者動何也曰譬令有二賈也一則既富矣一則知富之術而未富也既富者雖焚舟折車無事于賈可也知富之術而未富者則不得無事也此仁知之所以異其動靜也吾之仁足以上格乎天下況乎草木旁溢乎四夷而吾之用不匱也然則吾何一哉此仁者之所以能靜也吾之

知欲以上格乎天下決乎草木旁溢乎四夷而吾之用有時而匱也然則吾可以無求乎此知者之所以必動也故曰仁者樂山知者樂水山者靜而利物者也水者動而利物者也其動靜則異其利物則同矣曰仁者壽知者樂然則仁者不樂知者不壽乎曰知者非不壽不若仁者之壽也仁者非不樂樂不足以盡仁者之盛也能盡仁之道則聖人矣然不曰仁而目之以聖者言其化也蓋能盡仁道則能化矣如不能化吾未見其能盡仁道也顏回次孔子者也而孔子稱之曰三月不違仁而已然則能盡仁道者非若孔子者誰乎仁知論

君子所求于人者薄而辨是與非也無所苟孔子罪宰子曰子于與何誅罪冉有曰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二子得罪于聖人若當絕也及為科以列其門弟子取者不過數人于宰子有辭命之善則取之于冉求有政事之善則取之不以不善而廢其善孔子豈阿其所好哉所求于人者薄也管仲功施天下孔子小之門弟子三十人孔子獨稱顏回為好學問其餘則未為好學者閔損原憲曾子之徒不與焉冉求宰我之得罪又如孔子豈不樂道人之善哉辨是與非無所苟也所求于人者薄所以取人者厚蓋辨是與非者無所苟所以明聖人之道如宰子冉求二子之不得列其善則士之難全者眾矣惡足以取人善乎如管仲無所貶則從政者若是而止矣七十子之徒皆稱好學則好學者若是而止矣惡足以明聖人之道乎取人如此則吾之自取者重而人之所取者易明道如此則吾之與人其所由可知

已故薄子責人而非匿其過不苟于論人所以求其全聖人之道本乎中而已春秋之旨豈易子是哉

中述

古之人僕僕然勞其身以求行道于世而曰吾以學孔子者惑矣孔子之始也食于魯魯亂而適齊齊大夫欲害已則反而食于魯魯受女樂不朝者三日義不可以留也則烏乎之曰甚矣衛靈公之無進也其遇賢者庶乎其猶有禮耳于是之衛衛靈公不可與處也子是不暇擇而之曹以適于宋鄭陳蔡衛楚之郊其志猶去衛而之曹也老矣遂歸于魯以卒孔子之行如此烏在其求行道也夫天子諸侯不以身先于賢人其不足與有為明也孔子而不知其何以為孔子也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僕僕然勞其身以求行道于世是沽也子路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蓋孔子之心云耳然則孔子無意于世之人乎曰道之將興與命也道之將廢與命也苟命矣則如世之人何

行述

或曰孟荀揚韓四子者皆古之有道仁人而性者有生之大本也以古之有道仁人而言有生之大本其為言也宜無惑何其說之相戾也吾願聞子之所安曰吾所安者孔子之言而已夫太極者五行之所由生而五行非太極也性者五常之太極也而五常不可以謂之性此吾所以異于韓子且韓子以仁義禮知信五者謂之性而曰天下之性惡焉而已矣五者之謂性而惡焉者豈五者之謂哉孟子言人之性善荀子言人之性惡夫太極王五行然後

利害生焉而太極不可以利害言也性生乎情有情然後善惡形焉而性不可以善惡言也此吾所以異于二子孟子以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因以謂人之性無不仁就所謂性者如其說必也怨毒忿戾之心人皆無之然後可以言人之性無不善而人果皆無之乎孟子以惻隱之心為性者以其在內也夫惻隱之心與怨毒忿戾之心其有感于外而後出乎中者有不同乎荀子曰其為善者偽也就所謂性者如其說必也惻隱之心人皆無之然後可以言善者偽也為人果皆無之乎荀子曰陶人化土而為埴埴豈土之性也哉夫陶人不以木為埴者惟土有埴之性焉烏在其為偽也且諸子之所言皆吾所謂情也習也非性也楊子之言為似矣猶未出乎以習而言性也古者有不謂喜怒哀愛惡慾情者乎喜怒哀愛惡慾而善然後從而命之曰仁也義也喜怒哀愛惡慾而不善然後從而命之曰不仁也不義也故曰有情然後善惡形焉然則善惡者情之成名而已矣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吾之言如此然則上知與下愚不移有說乎曰此之謂知愚吾所云者性與善惡也惡者之于善也為之則是愚者之于知也或不可強而有也伏羲作易而後世聖人之言也非天下之至精至神其孰能與于此孔子作春秋則游夏不能措一詞蓋伏羲之知非至精至神不能與惟孔子之知雖游夏不可強而能也况所謂下愚者哉其不移明矣或曰四子之云爾其皆有意于教乎曰是說也吾不知也聖人之教正名而已

原性

善教者藏其用民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不善教者反此民知所以教之之源而不誠化上之意善教者之為教也致吾義忠而天下之君臣義且忠矣致吾孝慈而天下之父子孝且慈矣致吾恩于兄弟而天下之兄弟相為恩矣致吾禮于夫婦而天下之夫婦相為禮矣天下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兄弟夫婦夫婦皆吾教也民則曰我何賴于彼哉此謂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也不善教者之為教也不此之務而暴為之制煩為之防劬劬于法令誥誡之間藏于府憲于市屬民于鄙野必曰臣而臣君而君子而子父而父兄弟者無失其為兄弟也夫婦者無失其為夫婦也率是也有賞不然則罪鄉閭之師族鄰之長疏者時讀密者日告若是其悉矣顧不有服教而附于刑者于是嘉石以慙之園土以苦之甚者棄之于市朝放之于裔末卒不可以已也此謂民知所以教之之源而不誠化上之意也善教者決于民心而耳目無聞焉以道擾民者也不善教者施于民之耳目而求決于心以道強民者也擾之為言猶山藪之擾毛羽川澤之擾鱗介也豈有制哉自然然耳強之為言其猶圓毛羽沼鱗介乎一失其制脫然逝矣噫古之所以為古無異焉由前而已矣今之所以不為古無異焉由後而已矣或曰法令誥誡戒不足以為教乎曰法令誥誡文也吾云爾者本也失其本而求之文吾不知其可也

原教

天有過乎有之陵歷闢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天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